

# 大痴道人黄公望

■徐鹏辉

趁着晴好日子,漫步黄公望隐居地,徜徉于清新宜人的风景中,沉醉在画家荆棘塞途的人生里。在黄公望纪念馆,看着墙上详实的介绍,我仿佛能触摸到他饱经风霜的脸庞,感受到他充满故事的眼睛。那时的风雨都成了过眼云烟,只有留下的经典作品代代相传。

“轩前有竹百余竿,节节浑如玳瑁斑。雨过风清淡般若,琤珮声撼半窗寒。”北宋苏东坡曾在浙江富阳庙山坞写下名为《净因院竹轩》的诗句。两百余年后,当“元四家”之首黄公望来此隐居时,有感于苏轼的描述,和诗一首:“一片湘云湿未乾,春风吹下玉琅玕。强扶残醉挥吟笔,帘帐萧萧翠雨寒。”文人骚客跨越时空的对话给庙山坞披上一层神秘浪漫的色彩,也足以说明这里的清奇俊秀。

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黄公望原名陆坚,平江府常熟人,因父母双亡,十岁左右过继永嘉州平阳县九十高龄黄氏为子,由“黄公望子久矣”而改名。黄公望所处的元代大多数汉族人被排除在统治阶级之外,要入朝做官难度颇大,一般从小吏做起。在“东平四杰”之一徐琰手下充当浙西宪吏的黄公望,本以为能在仕途获得晋升,却因面陈公务时身着道袍被训斥,以至于辞去官职。此时的黄公望并没有对政治失去信心,上天也似乎听见他的心声。在旧相识后来的浙江省平章张闾提携下,黄公望重新做了书吏。造化弄人,张闾因贪刻用事,虚增粮数,激发民怨,随即遭受查办,牵连黄公望入狱两年。当他出狱时,已年近半百,对做官终是心灰意冷,转而寄情山水,过起遁世生活。



黄公望 富春山居图(局部) 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虽然权力中极致力降低汉族影响力,但为争取支持,元代统治者在宗教方面秉持“因其俗而柔其人”政策,让道教得到较大规模的发展。其中,全真道是最早得到承认和尊崇的派别,黄公望也是他们的一员。或许是伤心的往事急需找到心灵的依托,在入教隐居后,黄公望终日流连于青山绿水间。渐渐的,黄公望开始对身边的风景产生浓厚的兴趣,开启作画之路。纵览史册,元代文人绘画常常在宦途和山水之间徜徉,黄公望的例子并不鲜见。

在绘画方面黄公望并不是白纸一张,相反,从小他就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富裕的黄氏将最宝贵的东西毫无保留地给予这个孩子,只不过前期对功名的渴求盖住了黄公望的才华。事实上,在辞官期间,黄公望就有幸近距离观赏赵孟頫的画艺并得到指点,据他所说“当年亲见公挥洒,松雪斋中小学生”。

为维持生计,黄公望往来于松江、常熟、杭州等地占卜卖画,与此同时在名山大川留下足迹。他对绘画愈发热爱,甚至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为第一时间记录胜景,黄公望随身带着皮囊,内置画具,边走边摹,边看边画,笔下愈来愈栩栩如生。通过花大量时间观察朝暮风景的变化规律以及日复一日的写生练习,黄公望的画作水平有了惊人的提升。令人惊讶的是,黄公望在人生的下半场真正解锁了他的天赋,谁又能想到耳顺之年的老者竟攀登起了艺术高峰!

至正七年(1347年)是黄公望定居富春江的日子,时年七十八岁。或许对普通人来说,这个年纪是子孙绕膝、安享清福的时候,但对黄公望来说,他的传奇即将到来。正是神奇的富春江,让暮年的黄公望创作出千古绝唱的《富春山居图》。

《富春山居图》从构思、下笔到勾勒、

完成历时三年之久,可谓是黄公望呕心沥血之作。早在动笔之初,与黄公望过从甚密的无用禅师便提出将画赠予自己。

为防止巧取豪夺,无用禅师特意让黄公望提前写好送给自己的题款,可见他对此画的看重。几经波折流落到明代书画家沈周手中。沈周对其爱不释手,但想到缺乏名人题跋,便委托好友添加,没成想被其儿子偷偷出售,使沈周痛心不已。石沉大海的《富春山居图》再次出现已是书画家董其昌收藏,他对画作非常赞叹,连呼“吾师乎,吾师乎,一丘五岳,都具是矣。”之后兜兜转转到了清代收藏家吴洪裕手里,弥留之际的他想烧掉《富春山居图》陪葬,幸亏侄子吴静庵眼疾手快抢下了刚点燃的图稿,保留下这幅传世之作。只不过完整的画烧成一大一小两段,较小的因葆有一山一水一丘一壑之景而得名《剩山图》,较大的为《无用师卷》。《剩山图》由吴氏子弟吴寄谷保管,最后机缘巧合回到浙江省博物馆。《无用师卷》更是流传到过乾隆皇帝手里,出现真假难辨两个版本,现藏于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分隔两岸的画卷在2011年曾合璧展览,蕴含着祖国统一的美好祝愿。

当人生不顺利时,应该看看《富春山居图》,更应该学学黄公望。后世关于《富春山居图》的争议特别多,有说真品隐匿民间的,也有说真品早已损毁的,但就黄公望而言,他在乎的是作品对于人生态度的启发,在乎的是道法自然,在乎的是用画笔去填补遗憾,这才是我们需要细细琢磨的地方。豁达是一种人生态度,释然更是一种人生智慧,斯人已去,黄公望的故事却仍在继续讲述。

# 斜风细雨祭英烈

■周惠斌

南京雨花台是著名画家傅抱石在上世纪50年代重点关注并参与的“新山水画”创作题材。1956年,傅抱石创作的国画《雨花台》,描绘了清明时节,人们满怀崇敬心情冒雨前往雨花台,瞻仰、祭奠革命先烈丰功伟绩和崇高精神的壮阔图景,是傅抱石与时俱进,矢志践行“笔墨当随时代”理念的新山水画力作。

雨花台,俗称“石子冈”,位于南京市中华门城堡南。相传,南梁高僧云光法师在山顶筑台讲授《法华经》,虔诚弘法,感动上苍,落花如雨,因而得名。雨花台后来成为江南著名游览胜地,文人墨客纷至沓来,访古探幽,抚今追昔。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雨花台变为国民党当局关押、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的监狱和刑场,数以万计的革命烈士在此英勇牺牲。为缅怀先烈、继承和弘扬革命精神,1950年,南京人民在雨花台兴建烈士陵园,建造烈士纪念碑,雨花台从此成为革命先烈的化身、红色血脉的象征。

傅抱石是我国现当代山水画家中的翘楚,“新金陵画派”的发轫者和旗手,独创“抱石皴”技法,其作品以气势磅礴壮观



傅抱石 雨花台 58x78cm 纸本设色 1956年 中国美术馆藏

取胜、意境幽邃秀美著称,曾为人民大会堂绘制巨幅画作《江山如此多娇》,历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江苏分会主席、江苏中国画院院长。

《雨花台》以中国传统山水画的笔墨图式,纵情描绘革命胜地的人文景象,以及清明时节斜风细雨,草木含悲,人们凭吊先烈的场景,具有深邃的象征意义,彰显出傅抱石身体力行中国画反映生活、写照时代的创作情怀。画面的前景部分,松柏繁茂,苍翠蓊郁;中景表现前往雨花台瞻仰、缅怀革命先烈的人群,在道路交汇的山坳处,沿着蜿蜒山路,手举各色雨伞,络绎不绝地向

纪念碑缓缓盘旋前行,与山腰处林立的电线杆、丛林茂密呈巨大馒头形的雨花台融为一体;烈士纪念碑高高耸立、若隐若现,山峰郁郁葱葱,山头红旗招展,象征革命先烈的精神引领着后来者砥砺前行;远景大幅留白,以淋漓的水墨迅疾扫刷,再现了江南连绵春雨的清寂氛围和飘渺朦胧的肃穆美感。左上角题识“一九五六年清明节写雨花台 傅抱石”,钐白文“抱石之印”。

整幅作品水、墨、色浑然一体,沉稳厚重,意气豪放,通过典型的“抱石皴”手法,以硬笔散锋连皴带擦,赋予山形独特的肌理和质感,再施以水墨渲染,虚实相间,浓淡相宜,轻重相和,淡而不薄,厚而不滞,营造出雨帘细垂、雾气迷蒙、天地氤氲的清明山雨之景,尺幅之间凸显恢弘气象和激荡情思。特别是画家并未将雨花台烈士纪念碑放在最突出的位置进行刻意摹写,而是以诗意和内敛的且半截被树木遮掩的方式加以刻画,这种更接近生活现实的平淡化处理,使整个画面洋溢着浓郁的现场感和壮阔的空间感,寄寓了画家炽热的情感和喷薄内心的礼赞,因而富于艺术的震撼力和审美亲和力。作品笔墨饱满、墨色分明,画面清新湿润、苍秀幽雅,用笔凌厉恣肆、挥洒自如,

以淡墨斜扫雨色,或竖或斜,粗细顿挫,出神入化,运用概括性的笔墨,表现出蕴涵于革命纪念地庄严崇高的深邃意境。

雨花台是傅抱石晚年紧跟时代,及其“新山水画”创作中多次表现的崭新题材。《雨花台》问世后,他反复锤炼,精心经营,先后创作了多幅尺寸不一的反映雨花台主题的作品,形成蔚然可观的“雨花台图系列”。如1956年的两幅《雨花台第二泉》,1958年至1961年间,基本上每年都绘制的《雨花台颂》,富于鲜明的时代气息,为中国传统山水画的创新发展掀开了新的一页。

雨花台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的集中殉难地,是人们接受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社会课堂。傅抱石《雨花台》以艺术化的手法,讴歌长眠于此的万千忠魂以信仰和生命铸就的不朽功勋,展现的“信仰至上、慨然担当、舍身为民、矢志兴邦”的襟怀,以及凝聚而成的崇高理想信念、高尚道德情操、为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必将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成为激励人们不断开拓进取的强大精神力量。